

西北民俗文獻 第二十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四輯

西北民俗文獻

第二十卷



甘青藏邊區考察記

馬鶴天 著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總序

我們的邊疆，是我國土地的一部分，我們的邊疆民衆，是我國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統一，本來無所謂邊疆問題。不幸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國是先從邊疆下手的，在這一二百年之內，他們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以求達到土崩瓦解的目的，實已形成了極度嚴重的局勢。當這魔手初伸進時，一般知識份子目覩危機，奔走駭告，想促起國人的注意，所以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雖值漢學極盛之後，士大夫的中心學問是研究經史，和實際社會脫了節，然而究有一般漢學家跳出傳統的學風，在古學之外更注意到當前的邊疆情況，像張穆著「蒙古游牧記」，祁韻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濤著「朔方備乘」，魏源著「聖武記」，龔自珍著「蒙古圖志」和「西域圖志」，這就證明了他們感覺的敏捷和對於時代的正視。當時有了這一點研究基礎，論理早該激發朝野的同情，加以開發和防範，把我們的邊疆問題掃除淨盡，無如我國積習太深，這少數的知識份子的呼喊，總驚不醒多數人民的濃睡，到了光緒年間外患更酷烈的時候，研究邊疆的空氣反而沉寂下來了。一望近數十年來帝國主義者的調查工作和出版物，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真使得我們又痛恨又慚愧，痛恨的是這般反客為主，其結果必然是盜憎主人，慚愧的是我國太沒有人，只有靜待着他們的欺侮而已。

古人說得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敵人對我們不懷好意，由來已久。滿鐵會社出版了無數種滿蒙調查報告，我們是看見的。他們的御用學者矢野仁一等發表了「滿蒙非支那領土論」，我們也聽見的。聽見了沒有表示，惹得他們的首相田中義一得意洋洋，上奏天皇，說我們已默認了。爲了我們這樣的麻痺，別人試探了渾若無事，這才激動了敵國充分的野心，而有一八的慘禍和七七的奇變。這一次的戰事是我們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狂風暴雨，我們誠然是太痛苦了，然而一究這痛苦的原因，實在簡單得很。我們有了廣大的邊疆而不知道開發，也忽略了團結，帝國主義者怎不利用了這一個弱點而大行其掠奪呢！要是我們早能接受道咸以來先知先覺的指導而繼續努力，我們在自己的地方上工作，無論就那一點說，總比帝國主義者容易萬倍，然而我們時時處處把工作的機會拱手讓人，籠箝不緊，鑽進野狗是必然，這不怪自己怪誰！近來眼看東北被占據，內蒙的一部分被誘惑，又繼之沿海一帶的淪陷，國府被迫而西遷，可說是我們空前的恥辱。然而否極泰來，空前的覺悟却也由之而起，優秀份子都到西北和西南，開發的事業有着進行，每一個國民的心瓣上都展開了「邊疆」兩字。大家知道要抵抗敵人必當從根本下功夫，這功夫便是敵人處心積慮已在我們的邊疆上埋頭工作幾十年的，現在我們該迎頭趕上了。所以這個時代是我邊疆學的啓蒙時代，我們該捉住這全體國民的空前的覺悟而起作大聲的呼喊，喚起一班內地的同志不辭辛苦到邊疆去，喚起一班邊疆的同志不阻於生活習慣的差異而樂於到內地來，彼此精誠無間，打成一片，從覺悟上奠定了工作的基礎，使得戰事終

止之後，從此沒有邊疆問題，肅清了從前不幸事件的禍根！

清朝爲了統治的方便，不許人民有團結，集會結社干犯禁章，所以邊疆問題發生以後，張穆何秋濤一班人雖有熱心，只可人自爲戰，無法組織團體，分工合作，把一個人擔負不起的事情由一個團體來擔負。現在清朝倒了，我們國民獲得了集會的自由，而解決邊疆問題乃是一件大事，必得有了系統的組織，方始可以發揮偉大的力量。我們感到這一層需要，所以守鈺舊生於民國三十年在陪都集合同志發起中國邊疆學會，同時鶴天在榆林，頤剛在成都，彼此不謀而合，都成立了同樣的團體。會名是一致的，宗旨是一致的，準備擔負起的任務是一致的，這真可說是一樁奇巧的事情。然而這是奇巧嗎？乃是時代的需要如此，不容我們不如此，這需要太迫切了，它逼得我們非接受這任務而立刻發動不可。用宗教的話來講，這就是上帝的默示。個人縱有微勞，然而渺小了。我們爲了發揮更大的效能起見，經三方面往返協商，這三個學會就匯合而成爲一個整體，推陪都的會爲總會，榆林的爲陝西分會，成都的爲四川分會，會員陸續登記，現有六百餘人，包涵了邊疆的領袖人物和內地的黨政軍教各界人士以及對於邊事深感興趣的青年。固然經費不充裕，各種計劃尙不能如願進行，然而大家本着救國建國的熱忱，要從邊疆工作上來負荷起時代的使命，這一個目標是完全沒有兩樣的。

在本會成立宣言中，指明我們的工作共有五項：一是促進民族的團結；二是考察邊疆的情形；三是研究建設的方案；再有兩件是關於出版，第一項是編纂邊疆叢書，第二項是發行邊疆

期刊。幾年來，在期刊方面，總會有「中國邊疆」月刊，陝西分會有「邊疆月刊」（在西安出版）及「邊疆週刊」（在榆林出），四川分會有「邊疆週刊」。現在這一部叢書的編輯，也是實踐這預定工作的一個表現。本會的會員，有些久在邊疆做實際工作，有些雖未久住邊疆，却也作過萬里的遨遊，他們都有豐富的經驗和閱歷，有些雖未深入邊疆而確是對於這問題研究多年的，也有不少的心得，把這類材料寫成著作，自可供應大時代中人們的渴望。本會在三十二年曾編有叢書第一輯十種，交由正中書局陸續出版。現在依照我們的計劃，陸續編成這部叢書，各冊的分量雖有多寡，而都可說占有相當的學術地位。在正中出版的叢書第一輯總序中，對於續編叢書曾這樣期許地說過：「我們還打算陸續作第二輯以下的編纂，把關於邊疆的政教、史地、經濟、社會、文藝、各部門的著作，在一定的計劃之下，分配在這部叢書裏。這固然是一個奢望，但只需我們的工作能隨着時間而推進，會內外的專家肯給予以扶助和指導，這原是一個很平常的希望」。現在這一個平常的希望，在我們的工作隨着時間的推進和專家的協助下，已經實現大半了，這使本會同人感覺到很大的榮幸！

本會叢書承邊事專家及會員諸君子惠賜佳著，又承商務印書館予以出版的便利，我們敬在這裏致無盡的謝意。「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這是總裁在「中國之命運」裏所指示的，正道出了我們編輯這部叢書的苦心。我們要使已未賜稿的同志都秉着這個宗旨而奮鬥，我們要從邊疆學術文化裏造起廣博的建國基業來。我們決不願使道咸間的先進專

美於前，也必不肯讓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懷着惡意在我們的旁邊越分包辦，我們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氣，用了自己的一點一滴的血汗來盡瘁於這方面的工作，爲後來人開出一條大道。我們知道，學術工作不動則已，只要動了，總是會前進的，後人是一定勝過前人的，我們期望後起的人們把他們血汗造成萬分光華燦爛的研究和著作，由他們的精神感召而把現在號爲荒塞的邊疆建設得美麗輝煌。但我們處在這時代也不該妄自菲薄，我們要盡力抓住了這時代的共同的奮向而完成一個啓蒙運動，不虧負這時代，把我們工作的成就貢獻國人，作他們認識邊疆的必要初步參考資料。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中國邊疆學會趙守鈺顧頡剛馬鶴天黃養生同序。

雷序

老友馬鶴天勤於奔走邊疆，東北西北，遊歷幾遍，先後著內外蒙古考察記，西北考察記，及東北考察記。茲又撰甘青藏邊區考察記，描述甘青藏各邊區之氣候、山川、人文、以及風俗、習慣等，甚爲詳盡，並曾過我爲若干次邊疆之討論，而各抒所見。書成，囑爲之序。

立國於現代，應有其邊緣疆界，自無待言。惟國人之所謂邊疆者，究何所指？指與他國接壤間之邊緣歟？則東西南北疆若干島嶼，若干陸地，有被強佔者，有租借者，有遺忘者，有界址未清者，有任其荒棄者，有住民不尊重國權，服從政令，管理不及者，甚至於地非邊隅，亦躋於邊疆之列者，凡此我輩應有以自省，並應有以補救之。

英國屬地遍世界，本國及屬領共三千二百一十六萬方公里，人口四萬萬五千六百萬，皆比我國爲大且多。法國本國及屬地共一千三百二十萬方公里，人口一萬萬，蘇俄則領土跨歐亞二大陸，爲二千一百八十三萬方公里，人口一萬萬七千萬，土地皆比我國爲大，人口比我國較少，至於氣候之不同，人民之複雜，語言風俗習慣之差異，則遠過於我國。之數國者，其邊疆均無大問題，庶政且日有進步，若是者，國力爲之歟？政治制度爲之歟？抑或地方行政制度及治理技術各有其恰當之處，隨地隨人隨事隨時之不同而使用之歟？我輩亦應有以自省，並應有

以改善之。

閉門造車，不能出而合轍，故先行就地考察，誠屬必要。然在一千一百餘萬方公里，地形、山川、氣候不同之國土上，欲造成單式之車輛，適用單一式之軌轍以通行，實屬不可能。由是欲在宗教、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等不同之四萬萬五千六百萬國民間，造成單一式之地方行政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以強制共同遵行，亦尚須加以研究。此爲余對於邊疆問題之意見，特揭而出之，以就教於賢達。是爲序。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雷殷

中華民族的發展，最初以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幾個地方爲核心，漸漸地向四面輻射出去，輻射到東北、蒙古、新疆、西藏、雲南等一些邊疆地方，這些地方與核心區相距遙遠，而其自然環境亦有所不同，因此漸漸地又形成了各自文化的差異，尤其在語言生活方面，核心區的宗族和輻射到邊地的各宗族，在悠久的歷史中，既然形成了幾個不同的文化體系，而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比較上又以核心區宗族的文化爲高，因此核心區的宗族，視那時的邊疆地方爲「要荒」，視那時的邊疆宗族爲「蠻夷戎狄」，這是在周代以前中原宗族的一種觀念。不過古代中原宗族這種觀念的發生，是起之於文化不同的觀點，而不是種族不同的含義，這在歷史上稱邊疆各族爲「四裔」就可以看出。所謂「四裔」，是四邊的各族無一非炎黃的後裔，那時的邊人也知道他們是與核心區的中原宗族同源同祖，駒支對答晉大夫范宣子的問稱：「諸戎是四裔之裔冑」，他的認識何嘗不清楚。總裁說：「我國人民有宗族之分支，無種族之區別」，對於中華民族的構成，真是一語破的。

康藏宗族是炎黃的後裔，在秦厲公時，她的始祖無弋援劍及其子孫，由陝西遷到青海、西藏、西藏一帶地方，歷史的記載，斑斑可考。到了唐代有文成金城兩公主的下嫁，漢藏兩族更

專使友琴。二十六年初到西事，候夏至草長，始赴玉樹，長途四十多日，纔到結古。其地爲甘邊玉樹等二十五族的中心。在那裏和班禪同居了幾個月，俟秋高馬壯，纔啓行入藏。到了拉休寺，可說是剛接近西藏的邊境。不意抗戰發生，中央電令暫緩入藏，因重回玉樹。又不意班禪因病圓寂，入藏由暫緩而中止，遊歷拉薩之志未遂，但卻得了考察西康的機會。

二十七年初，護送班禪靈柩，到康北邊區的甘孜縣。因候戴院長致祭，並研究靈柩回藏問題，在孔撒女士司舊署，由春到夏，又住了幾個月。我因歡迎戴院長，先赴康定，並專到磨西而考察僱民生活。繼隨戴先生復返甘孜，已由夏到秋了。候戴先生東返，各事結束，始經康定到成都，轉行都重慶。任務纔算終了，及由秋而冬矣。計自民國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七年冬，整整三年。由陝甘到青康川，由西北到西南，繞了一個大圈子。雖始終未能到前後藏，但所經所留的甘青藏康各邊區，都是藏民聚居之地，而同行同居的班禪行轅人士，又都是從前後藏而來的人。關於西藏的一切，非見即聞，尤以在拉休寺接近藏邊地方，所得的西藏情形爲多。考察西藏的目的，也算達到。

在這三年悠久的歲月中，在萬里長途的邊區內，除西安蘭州爲人所熟悉，並兩次由甘青返京時間外，凡在藏民聚居的各地，以及邊境途中，每日都有記載。所見所聞所參考，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不管重要的，瑣屑的，一一都寫在我的日記本上。積五十餘萬字，全部擬分爲五編出版。第一編甘邊拉卜楞，第二編青邊玉樹，第三編藏邊拉休寺，第四編

我所希望者，其有志於邊疆的青年，應該明瞭康藏情形的國人，以及政府施政專家研究，都需要手此一冊，而鶴天先生的唐玄奘徐霞客的這種精神，尤值得有志青年的效法！

沛縣黃奮生序於中國邊疆學會，三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所希望者，其有志於邊疆的青年，應該明瞭康藏情形的國人，以及政府施政專家研究，都需要手此一冊，而鶴天先生的唐玄奘徐霞客的這種精神，尤值得有志青年的效法！

沛縣黃奮生序於中國邊疆學會，三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所希望者，其有志於邊疆的青年，應該明瞭康藏情形的國人，以及政府施政專家研究，都需要手此一冊，而鶴天先生的唐玄奘徐霞客的這種精神，尤值得有志青年的效法！

沛縣黃奮生序於中國邊疆學會，三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自序

我當民國十二三年在北平時，即感覺中國邊疆問題的重要，決意研究邊疆，考察邊疆，並致力邊疆工作。但最初僅注意到西北邊疆。當時曾結合同志，組織中華西北協會，發行西北月刊，研究西北邊疆問題。民國十四年，經察綏寧夏到蘭州，實地考察西北。十五年，赴外蒙古，由張掖經額濟納北上，途中整整三個月，纔到庫倫，並北經買賣城到蘇聯屬的布里雅蒙古。十六年經阿拉善返蘭州。十七年赴西寧，祭青海。連年考察西北，並先後主編甘肅白話日報，創辦甘肅教育館，任甘肅教育廳長，致力於西北教育文化工作。

十七年夏到南京，又注意到中國整個的邊疆。覺東北西南的邊疆，和西北同樣重要，因又與同志組織新亞細亞學會，發行新亞細亞月刊和叢書，以研究中國整個邊疆爲目的，並想考察東北西南各邊疆。十八年夏，赴東北遼吉黑三省考察，但終以未到西南邊疆的西藏爲憾。

二十四年，黃慕松氏長蒙藏委員會，欲派大員駐藏，徵我同意，喜得考察西藏的機會，欣然慨允。因入藏尚有問題，適班禪回藏，即以護送班禪回藏專使行署的參贊名義前往。是年冬，由南京經西安至蘭州。二十五年春到拉卜楞，即夏河縣，爲甘邊藏民聚居之地。在那裏候班禪來，送班禪去，經夏到秋了。行署因誠專使辭職，我奉命暫代專使，又返蘭州，候新任趙

專使友琴。二十六年初到西寧，候夏至草長，始赴玉樹，長途四十多日，纔到結古。其地爲甘邊玉樹等二十五族的中心。在那裏和班禪同居了幾個月，俟秋高馬壯，纔啓行入藏。到了拉休寺，可說是剛接近西藏的邊境。不意抗戰發生，中央電令暫緩入藏，因重回玉樹。又不意班禪因病圓寂，入藏由暫緩而中止，遊歷拉薩之志未遂，但卻得了考察西康的機會。

二十七年初，護送班禪靈柩，到康北邊區的甘孜縣。因候戴院長致祭，並研究靈柩回藏問題，在孔撒女士司舊署，由春到夏，又住了幾個月。我因歡迎戴院長，先赴康定，並專到磨西面考察僱傭民族生活。繼隨戴先生復返甘孜，已由夏到秋了。候戴先生東返，各事結束，始經康定到成都，轉行都重慶。任務纔算終了，及由秋而冬矣。計自民國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七年冬，整整三年。由陝甘到青康川，由西北到西南，繞了一個大圈子。雖始終未能到前後藏，但所經所留的甘青藏康各邊區，都是藏民聚居之地，而同行同居的班禪行轅人士，又都是從前後藏而來的人。關於西藏的一切，非見即聞，尤以在拉休寺接近藏邊地方，所得的西藏情形爲多。考察西藏的目的，也算達到。

在這三年悠久的歲月中，在萬里長途的邊區內，除西安蘭州爲人所熟悉，並兩次由甘青返京時間外，凡在藏民聚居的各地，以及邊境途中，每日都有記載。所見所聞所參考，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不管重要的，瑣屑的，一一都寫在我的日記本上。積五十餘萬字，全部擬分爲五編出版。第一編甘邊拉卜楞，第二編青邊玉樹，第三編藏邊拉休寺，第四編

康邊甘孜，第五編川邊磨西面，並有附錄。因字數過多，附錄刪去，將第五編併入第四編，總名為甘青藏康邊區考察記。前歲來渝時，卽和商務印書館接洽出版。對這實際調查的材料，固很歡迎。但以抗戰期間，印刷困難，要我減少字數。經一再縮減，仍在四十萬字左右。本年來渝，又與王雲五先生接洽。以抗戰雖終，印刷仍是困難，囑再縮減，以三十萬字上下爲限。不得已將一二三編縮減爲三十餘萬字，分爲三冊，先行出版，改名爲甘青藏邊區考察記。第四編屬於康邊者，將來另印一冊，名爲西康邊區考察記。又有照片三百餘幅，目下摘要插入，將來另印單本。

我前赴外蒙和西北東北各邊省考察時，都有記述，曾印有內外蒙古考察記，西北考察記，東北考察記等，均以故在二三年後出版，卽以爲憾。這次因抗戰遲至八年，纔決定付印，而全稿尙未能同時出版，更是歉憾。

這次經過地域更廣，考察時期更長，材料自比較豐富。凡關於甘青康藏各省區的歷史地理，藏回土保各民族的政教習俗，無不包羅，或足供研究邊疆者的參考。但沿途無論行留，大半在冰天雪地內，帳幕草原中，倉卒記錄，祇求事實真確，無暇計及文字工拙。至每日題目，出以對句，不過勉強成偶，以求增加興趣和注意，亦非如舊日文人之咬文嚼字，講求對仗。幾年以來，在邊地從事蒙旗工作，終日忙碌。雖原稿一再整理，而文字仍未修飾。謬誤的地方，尙希讀者原諒和指正。